

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

韋安道

韋安道

京兆韋安道，起居舍人真之子。舉進士，久不第。唐大定年中，於洛陽早出，至慈惠裡西門，晨鼓初發，見中衢有兵仗，如帝者之衛。前有甲騎數十隊，次有官者，持大杖，衣畫袴襦，夾道前驅，亦數十輩。又見黃屋左纛，有月旗而無日旗。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，亦數百人。中有飛傘，傘（二傘字原空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下見衣珠翠之服，乘大馬，如後之（之原作主人二字。據明抄本改。）飾，美麗光豔，其容動人。又有後騎，皆婦人才官，持鉞，負弓矢，乘馬從，亦千餘人。時天後在洛，安道初謂天後之遊幸。時天尚未明，問同行者，皆雲不見。又怪衢中金吾街吏，不為靜路。久之漸明，見其後騎一宮監，馳馬而至。安道因留問之：「前所過者，非人主乎？」宮監曰：「非也。」安道請問其事，宮監但指慈惠裡之西門曰：「公但自此去，由里門，循牆而南，行百餘步，有朱扉西向者，扣之問其由，當自知矣。」安道如其言扣之。久之，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：「公非韋安道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官者曰：「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。」遂延入。見一大門如戟門者，官者入通，頃之，又延入。有紫衣宮監，與安道敘語於庭，延一宮中，置湯沐。頃之，以大箱奉美服一襲，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，命安道服之。宮監曰：「可去矣。」遂乘安道以大馬，女騎道從者數人。宮監與安道聯轡，出慈惠之西門，由正街西南，自通利街東行，出建春門。又東北行，約二十餘里，漸見夾道成守者，拜於馬前而去。凡數處，乃至一大城，甲士守衛甚嚴，如王者之城。凡經數重，遂見飛樓連閣，下有大門，如天子之居，而多宮監。安道乘馬，經翠樓朱殿而過，又十餘處，遂入一門內。行百步許，復有大殿，上陳廣筵重樂，羅列罇俎，九奏萬舞，若鈞天之樂。美婦人十數，如妃主之狀，列於筵左右。前所與同行宮監，引安道自西階而上。頃之，見殿內宮監如贊者，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。頃之，自殿後門，見衛從者，先羅主殿中，乃微聞環珮之聲。有美婦人，備首飾禕衣，如謁廟之服，至殿間西向，與安道對立，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。宮監乃贊曰：「后土夫人，乃冥數合為匹偶。」命安道拜，夫人受之；夫人拜，安道受之，如人間賓主之禮。遂去禮服，與安道對坐於筵上。前所見十數美婦人，亦列坐於左右，奏樂飲饌，及昏而罷。則以其夕偶之，尚處子也。如此者蓋十餘日，所服御飲饌。皆如帝王之家。夫人因謂安道曰：「某為子之妻，子有父母，不告而娶，不可謂禮。願從子而歸，廟見尊舅姑，得成婦之禮，幸也。」安道曰：「諾。」因下令，命車駕即日告備。夫人乘黃犢之車，車有金翠瑤玉之飾，蓋人間所謂庫車也。上有飛傘覆之，車徒僕從，如慈惠之西街所見。安道乘馬，從車而行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，皆材宦宦者之流。行十餘里，有朱幕城供帳，女吏列後，乃（乃原作於。據明抄本改。）行宮供頓之所。夫人遂入供帳中，命安道與同處，所進飲饌華美。頃之，又去。下令命所從車騎，減去十七八，相次又行三數里，復下令去從者。乃至建春門，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，如王者之游。既入洛陽，欲至其家，安道先入，家人怪其車服之異。安道遂見其父母。二親驚愕久之，謂曰：「不見爾者，蓋月餘矣，爾安適耶？」安道拜而明言曰：「偶為一家迫以婚姻。」言新婦即至，故先上告。父母驚問未竟，車騎已及門矣。遂有侍婢及闈奴數十輩，自外正門，敷繡茵綺席，羅列於庭，及以翠屏畫帷，飾於堂門，左右施細繩床一，請舅姑對坐。遂自門外，設二錦步幃，夫人衣禮服，垂珮而入。修婦禮畢，奉翠玉金瑤羅綺，蓋十數箱，為人間賀遺之禮，置於舅姑之前。爰及叔伯諸姑家人，皆蒙其禮。因曰：「新婦請居東院。」遂又有侍婢闈奴。持房帷供帳之飾，置於東院，修飾甚周，遂居之。父母相與憂懼，莫知所來。是時天後朝，法令嚴峻，懼禍及之，乃具以事上奏請罪。天後曰：「此必魅物也，卿不足憂。朕有善咒術者，釋門之師，九思、懷素二僧，可為卿去此妖也。」因詔九思、懷素往，僧曰：「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，以術去之易耳。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，置坐位，請期翌日而至。」真歸，具以二僧之語命之，新婦承命，具饌設位，輒無所懼。明日，二僧至，既畢饌端坐，請與新婦相見，將施其術。新婦遽至，亦致禮於二僧。二僧忽若物擊之，俯伏稱罪，目眦鼻口流血。又具以事上聞。天後問之。（問之原作因命。據明抄本改。）二僧對曰：「某所以咒者，不過妖魅鬼物，此不知其所從來，想不能制。」天後曰：「有正諫大夫明崇儼，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，此必可使也。」遂召崇儼。崇儼謂真曰：「君可以今夕，於所居堂中，潔誠坐，以候新婦所居室上，見異物至而觀。其勝則已，或不勝，則當更以別法制之。」真如其言，至甲（甲原作申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夜，見有物如飛雲，赤光若驚電，自崇儼之居，飛躍而至。及新婦屋上，忽若為物所撲滅者，因而不見。使人候新婦，乃平安如故。乙夜，又見物如赤龍之狀，拿攫噴毒，聲如群鼓，乘黑雲有光者，至新婦屋上，又若為物所撲，有嘍然之聲而滅。使人候新婦，又如故。又至子夜，見有物朱發鋸牙，盤鐵輪，乘飛雷，輪銳角呼奔而至，既及其屋，又如物所殺，稱罪而滅。既而質明，真怪懼，不知其所為計，又具以事告。崇儼曰：「前所為法，是太乙符篆法也，但可攝制狐魅耳，今既無效，請更贖之。」因致壇醮之篆，使徵八紘厚地，山川河瀆，丘墟水木，主職鬼魅之屬，其數無缺，崇儼異之。翌日，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，其數無缺。崇儼曰：「神祇所為魅者，則某能制之，若然，則不可得而知也！請試自見而贖之。」因命於新婦院設饌，請崇儼。崇儼至坐，請見新婦，新婦方肅答，將拜崇儼，崇儼又忽若為物所擊，奄然仆倒，稱罪請命，目眦鼻口流血於地。真又益驚懼，不知所為。其妻因謂真曰：「此九思、懷素、明正諫，所不能制也，為之奈何？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，雲是后土夫人，此雖人間百術，亦不能制之。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，亦甚相得，試使安道致詞，請去之，或可也。」真即命安道謝之曰：「某寒門，新婦靈貴之神，今幸與小子伉儷，不敢稱敵；又天後法嚴，懼因是禍及，幸新婦且歸，為舅姑之計。」語未終，新婦泣涕而言曰：「某幸得配偶君子，奉事舅姑，夫為婦之道，所宜奉舅姑之命，今舅姑既有命，敢不敬從。」因以即日命駕而去，遂具禮告辭於堂下。因請曰：「新婦女子也，不敢獨歸，願得與韋郎同去。」真悅而聽之，遂與安道俱行，至建春門外，其前時車徒悉至，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。至城之明日，夫人被法服，居大殿中，如天子朝見之像，遂見奇容異人之來朝，或有長丈餘者，皆戴華冠長劍，被朱紫之服，雲是四海之內，岳瀆河海之神。次有數千百人，雲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。又乃天下諸國之王悉至。時安道與夫人坐側，置一小床，令觀之。因最後通一人，云：「大羅天女。」安道視之，天後也。夫人乃笑謂安道曰：「此是子之地主，少避之。」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。既而天後拜於庭下，禮甚謹。夫人乃延天後上，天後數四辭，然後登殿，再拜而坐。夫人謂天後曰：「某以有冥數，當與天後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為匹偶，今冥數已盡，自當離異，然不能與之無情。此人苦無壽。某當在某家，本願與廷壽三百歲，使官至三品，為其尊父母厭迫。不得久居人間，因不果與成其事。今天女幸至，為與之錢五百萬，與官至五品，無任感戴。」

耳。」因而命安道出，使拜天後。夫人謂天後曰：「此天女之屬部人也，當受其拜。」天後進退，色若不足而受之。於是諾而去。夫人謂安道曰：以郎常善畫，某為郎更益此藝，可成千世之名耳。「因居安道於一小殿，使垂簾設幕，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，令安道圖寫。凡經月餘，悉得其狀，集成二十卷，於是安道請辭去。夫人命車駕，於所都城西，設離帳祖席，與安道訣別。涕泣執手，情若不自勝，並遺以金玉珠寶，盈載而去。安道既至東都，入建春門，聞金吾傳令，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，已將月餘。既至，謁天後。坐小殿見之，且述前夢，與安道所敘同，遂以安道為魏王府長史，賜錢五百萬。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，與秘府之舊者皆驗，至今行於代焉。天策中，安道竟卒於官。（出《異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